

国际环境译丛·第二辑

莱茵河 一部生态传记

1815—2000

【美】马克·乔克 著
于君 译

THE RHINE:
AN ECO-BIOGRAPHY, 1815—2000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国际环境译丛·第二辑

莱茵河：一部生态传记

(1815—2000)

【美】马克·乔克 著
于 君 译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莱茵河：一部生态传记：1815—2000/（美）乔克（Cioc, M.）
著；于君译. —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1.11
（国际环境译丛. 第2辑）
ISBN 978-7-5111-0462-5

I. ①莱… II. ①乔…②于… III. ①莱茵河—流
域—环境保护 IV. ①X32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05743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10-7545 号

The Rhine: An Eco-Biography, 1815—2000

Copyright © 2002 by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Pri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signed by Dennis Martin.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 recording, or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简体中文版经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授权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仅限亚洲地区销售。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

丛书总策划 刘友宾
第二辑策划 任海燕

责任编辑 任海燕
文字编辑 赵亚娟
责任校对 扣志红
封面设计 玄石至上

出版发行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00062 北京东城区广渠门内大街 16 号）
网 址：<http://www.cesp.com.cn>
联系电话：010-67112765（总编室）
发行热线：010-67125803，010-67113405（传真）

印 刷 北京市联华印刷厂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15.75
字 数 250 千字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未经许可请勿翻印、转载，侵权必究】
如有缺页、破损、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更换

出版前言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随着科技的发展与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增强，人类面临的全球环境问题也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错综复杂。目前，诸如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生态退化和生物多样性破坏等主要环境问题，都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严峻而不容回避的威胁。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工作。近年来，环保事业在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战略地位逐步提升，我国在污染防治、生态建设和保护、环保基础能力提升和环境经济政策完善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我国环境保护同样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很多长期积累的环境矛盾尚未解决，新的环境问题又不断出现，人民群众改善环境质量的呼声日益高涨。

环境问题无国界。在全球化的今天，思考和解决中国的环境问题，必须有开阔的国际视野，必须广泛借鉴国际社会的先进理念和有益经验。携手保护地球家园，以开放的姿态不断深化和加强国际环境合作，一直是我国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方面。

环境图书出版是我国环保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促进国际环保交流与合作，传播环保理念与知识具有重要而独特的作用。作为国内唯一一家专业的环境科学出版社，引进国外优秀环境图书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光荣使命。从2009年开始，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明确提出将国外环境图书作为一条新的、重要的产品线，推出“国际环境译丛”系列图书，加大引进国外优秀环境图书的力度，借鉴国际社会有益的环境理念与实践，以期为推进中国环保事业的发展略尽绵薄之力。

呈献在您面前的这本书，就是“国际环境译丛”第二辑中的一种。“国际环境译丛”第二辑包括《莱茵河：一部生态传记（1815—2000）》、《工业革命以来的英国环境史》、《这片开裂的土地：印度生态史》、《毒岛：日本工业病史》、《破坏和破坏者：澳大利亚环境史》和《法国环境政策的形成》等6种图书。这一辑译丛着眼于几个国家及流域的环境开发与利用方式以及环境管理实践，辩证地阐述了“经济发展与环境成本”这一命题。因时间仓促，本辑图书可能还有不少不如人意之处，我们真诚希望广大读者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使我们不断改进，努力把“国际环境译丛”打造成一条具有广泛影响的产品线。今后，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将继续深化产品创新，努力引进出版更多的国外优秀环保图书，扩大国外环境图书的市场覆盖面，为普及环保知识、传播生态文明发挥更大作用，做出更大贡献。

莱茵是条河，
世人说起过，但是没人去琢磨，
世人游览过，但是没人去深涉，
当它流过时，人们看得到，
但它流走后，人们淡忘了，
每个人都匆匆一瞥，谁也不去潜心钻研，
尽管如此，
它的现状激发着人们的想象，
它的命运牵动着智者的心弦，
在它的水面之下，
这条令人崇敬的河流向诗人和政客们展现着欧洲过去和未来。

——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 1845）

序

时代的变迁与河水的流逝

威廉·克罗农（William Cronon）

河流对于欧洲和世界历史来说都不算是个新鲜话题，早期文明的记录者就已开始高度关注航道。河流的名字已然成为传奇故事的主要题材：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长江与黄河、尼罗河、约旦河与恒河。近 500 年来，欧洲探险史和帝国扩张史无一不与这些河流密切相关，它们成为进入大多数大陆内部最重要的高速路——从亚马孙河到刚果河，再到密西西比河。欧洲人撰写国家或城市历史时，几乎都会提及哺育他们成长的河流，如泰晤士河之于伦敦、塞纳河之于巴黎、多瑙河之于维也纳，都是典型代表。

然而，当人们深入考察河流在历史长河中所扮演的角色时，很快会发现，它们起到的作用仅仅只是展示各个历史阶段人类的活动舞台。尽管河流为启动大城市发展提供了地域上的良机，尽管河流还可能为展开意义深远的贸易网开辟通道，承载着新兴国家或帝国的生命线，但是，河流自身的历史却令人意想不到的模糊不清。诚然，河流所体现的只是人文景观中的一个侧面，似乎很少变化，甚至可以说一成不变，通常充当了将毫不相干的地点和事件联系起来的叙述手段，河流——如同自然界的很多事物一样——在这些记录中仍然是静止不变和一片空白的。

马克·乔克（Mark Cioc）的著作《莱茵河：一部生态传记》（*The Rhine: An Eco-Biography*）第一次向人们真实再现了这条欧洲最重要河流的环境历史，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其出发点也正在于此。本书的基本前提并不陌生：莱茵河可能是欧洲西北部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条河流，它在流域国家的历史中占据了不可替代的地位——瑞士、荷兰、法国，尤其是德国，但是它对西欧历史的重大意义却几乎被完全忽视。对于欧洲工业化、欧洲各国争执不休的疆界问题，甚至对欧洲武装冲突而言，莱茵河的重要性受到欧洲政治经济史研究者的普遍认同。历史地理学家详细分析了河流作为运输通道，以及长期以来作为推动

经济活动不断变化发展的重要自然源泉的作用，这一切都是不言而喻的。

乔克现在又在这一种熟悉的素材上添加了河流本身的历史，将环境观点运用到最熟悉的历史题材中，其结果出人意料。长期以来，环境史学家一直主张辩证地理解人类和自然界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反对单纯从人类学角度片面地理解历史，强调非人类的生物和体系为人类活动提供了物质前提，并在改变人类活动的过程中时常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反对论述自然而绝口不提人类在其中的位置，反对主要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待历史；他们强调人类思想和人类文化习惯的重要性不仅在于重塑自然系统方面，而且在于其提供了我们深刻理解自然系统的形成所运用的观点和概念。与历史协会中的其他成员一样，环境历史学家大胆地提出基本假设，即自然界的发展变化与人类社会一样有趣，充满吸引力。

基于以上这些理论知识，马克·乔克为我们展现了一条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莱茵河，他的著作比起以往的历史论著更具有说服力。此外，莱茵河还是 19 和 20 世纪德国崛起成为工业大国的推动力。莱茵河为工业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水资源，离开了水，位于两岸的大型化工厂（重度污染）将不可能存在；莱茵河承载起航运的重任，工厂因而获得了原材料，将生产出的产品运到市场，同时带走工厂的废弃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莱茵河上游，至少在工业化初期，还是欧洲浪漫主义的主要标志之一，那里一片不加修饰的自然美景上面疏疏朗朗地点缀着哥特式的古典建筑，使人们感受到一种撼人心魄的美。莱茵河因而也成为旅游胜地，人们纷至沓来，为的是逃避令人厌倦的现代肮脏环境。莱茵河呈现出“优美”而“实用”的不同景象，两者互不相让，彼此竞争了至少 200 年，这些景象都属于乔克记录的重要内容。

本书中的莱茵河绝不是人类进步过程中的被动背景，是的，工程师和规划师们对其自然异常行为的“理性化”努力已经彻底地改变了河流的原貌。改造故事既饶有趣味，又令人伤感。莱茵河如今已成为欧洲最重要的商业性河流，这是大自然的杰作，也是一代代规划师、企业家和土木工程师前赴后继的结果。他们齐心协力，改直河流的河道，规范洪泛区，调节河水流量，彻底控制了莱茵河的生态系统，其目的是使它完全遵循人类的安全、高效和高产的目标。他们主观地断定，河曲部分、分流支流和洪泛区都是自然的“废物”，他们去除了这些废物，在过程中有时像是塑造了全新的河流。

当时，很多人认为莱茵河转变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谁会对一条更安全、更高效的河流抱有反感呢？但是因为改变过于频繁，意料之外的历史后果最终

反复证明，人类更早期对莱茵河的“改善”版本，依据的只是对生态学和文学偏颇的理解。几位有远见的科学家，如罗伯特·劳特博恩（Robert Lauterborn）开始运用翔实的资料，证明自 19 世纪末以来莱茵河丧失的一切，如栎树、大马哈鱼和湿地的绝迹，是由狭义的“进步”所造成的环境蜕变中最明显的例子。河水中日渐增加的重金属和其他有毒物质危及了人类和生物的生存，同时还为生产这些毒素的企业带来麻烦。温度的改变以更加微妙的方式改变了生态群落，最明显的就是洪水控制和河水分流加快了河流的流速，改变了河底沉淀物负荷，并开始威胁到莱茵河三角洲的生存，即使是远在上游的瑞士人的活动也开始对下游荷兰人的生活造成不利影响。人们很少会预见这种后果。这一切都证明了河流的本性并非如工程师们先前所想象的那样，能够轻易地服从人类的意志。

马克·乔克讲述的故事既具有趣味性又富有哲理性。毫无疑问，19—20 世纪莱茵河的遭遇是现代史的案例之一，是利用自然力造福人类的典范。但是到了 20 世纪后半叶，为了恢复在实现进步梦想过程中牺牲的生物、生态系统和自然过程，各国政府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饱受磨难的，关于改造的观点将大自然本身视为束缚人类创造力的枷锁。弗兰西斯·培根在科技革命前夕发出的预言被一条为科技革命作出牺牲的河流所充分证实。培根写道：“要掌控大自然，首先必须将它制服。”如果我们要达到那种既理解自然又理解我们自己的境界——这种境界是遵循自然所必需的，那么，这本环境史将为我们提供最深刻并且发人深省的指导意见。

致 谢

我最初萌发创作本书的想法源自于几年前的一次欧洲巡游。欧洲的自行车道很多是由纤路（拉船路）改造而成的。过去，木船和驳船要逆流而上，需要动物来拉动，纤路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它们邻近河道，站在纤路上能够观察到近二百年来河岸一带的变化。我踏上了短暂而悠闲的旅途，却发现自己置身于一条漫长并令人兴味盎然的研究之旅。

本书的完成不但要感谢我的交通工具，更要感谢的是赖纳·德奇（Rainer Doetsch）——科布伦茨（Koblenz）的莱茵河博物馆馆长，是他允许我自由进出博物馆，随意阅览那里丰富的藏书、文件和艺术品，没有他的慷慨大方，我就不能如此顺利地找到我的资料来源。我还要衷心感谢我的同事布鲁斯·汤普森（Bruce Thompson）——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兹分校出版社的编辑。最近三年来，他不厌其烦地阅读了我的各种不同版本的手稿，本书的每一页都得益于他的帮助。我同样还要感谢麦克尼尔（J. R. Mcneill）和威廉·克罗农（William Cronon），感谢他们对我在 2000 年提交给华盛顿大学出版社的手稿提出了热情而中肯的批评，还帮助我通盘考虑研究的内容与范围，使我从更宽泛的角度确定作品的基本结构。我还要特别感谢朱莉特·塔弗（Julidta Tarver），在整个出版过程中，对我的手稿提出的宝贵的指导意见。还要感谢贝特西·华莱士（Betsy Wallace）和玛丽娅（Marnia He-Sapa），他们的修改使本书更能打动历史界以外的读者。最后，我还要感谢我的父亲，作为一名优秀的地图绘制师，他为本书的地图和图表的制作提供了帮助。

本书绝对不是凭我一己之力能够完成的，在此，我谨向一路帮助过我的每一位朋友表达最诚挚的谢意。

我热爱河流，
它们既承载着思想，也运载了货物……
河流，像那号角，
向着海洋唱出地球的美丽，田野的耕种，城市的繁华，人类的荣耀，
所有这些河流中，我最喜欢的就是莱茵河。

——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 1845）

我的莱茵河曾深邃幽暗，
如今的它却充斥着浓郁的商业气息，
失去了往日那充满青春活力的夏日风采。

——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 Böll, 1960）

目 录

第一章 引言.....	1
第二章 欧洲的“国际河”	17
第三章 水利魔法.....	39
第四章 碳化的莱茵河.....	64
第五章 牺牲着的一条河.....	100
第六章 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130
第七章 河流的恢复.....	153
第八章 结束语.....	178
注 释.....	182
参考文献.....	210
缩略语.....	238

第一章

引言

现代莱茵河——“欧洲浪漫的下水道”——法国革命和工业革命的产物。它由拿破仑构想、工程师们设计，在 19 世纪初形成运河般的外形。连续发生的三次历史性事件标志着它的诞生：1815 年，维也纳大会将莱茵河定位为“国际”水系，目的是加快自由贸易；1816 年，第一艘莱茵河轮船“奥兰治王子号”（Prince of Orange）从莱茵河逆流而上，从鹿特丹一路“突突突”地驶向科尔，正式宣告了煤铁时代的到来；1817 年，巴登市的工程师约翰·戈特弗里德·图拉（Johann Gottfried Tulla）开始了欧洲有史以来最大手笔的河流改道治理工程，他也因此享有“疯狂莱茵河的驯服员”¹的美誉，他的座右铭简单明了：“莱茵河流域的河流需要的仅仅是一个河床，多条支流通常是多余的”。公司、煤炭和混凝土，它们共同开启了决定莱茵河未来命运的河岸革命。

没有一个维也纳会议的代表真正意识到他们亲手酿造的苦果。经过 25 年的流血战争之后，他们想要做的只是在沿岸各国之间建立并发展贸易关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维也纳成立了莱茵河航运中心委员会（莱茵河委员会），专门消除河流商业的瓶颈——包括人为因素，如拆除无数个收费站；自然因素，如摧毁宾根（Bingen）的礁石和洛勒莱（Lorelei）的悬崖——它们阻碍了好几百年的河流交通。当时流行这样一首歌谣：“莱茵河收费站的数量超过其英里数，骑士和年轻的神职人员阻碍了它的道路。”²

事实证明，将莱茵河全权托付给莱茵河委员会的结果具有双重性：从积极方面看，新的河流管理者促进了两岸的经济发展和自由贸易。莱茵河发展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商业动脉，交通流量方面仅次于密西西比河，每年运输上百万吨的煤炭、钢铁、化工产品、医药、纺织品和其他商品，很多是直接河流两岸生产的。总部位于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的莱茵河委员会，不仅可以

理直气壮地成为欧洲历史上最为悠久的国际机构，也是后来欧洲巅峰时期欧洲共同体和欧洲联盟的雏形。

从消极方面讲，在 1815 年曾控制河流的各国工程师是标准的遵纪守法者，他们想象中的功能良好的河流已经不是河流，而是彻底按照运输的功能来改造的运河。他们没有将自己看成莱茵河鱼类储备和冲积平原的保护者，尽管大马哈鱼和林木是当时河流贸易的主打商品。他们也没有将自己看成莱茵河广阔洪泛区的保护者，尽管它是河流排水系统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多种多样动植物的家园。新莱茵河的诞生由此造成了旧莱茵河的厄运。首先，工程师们严格奉行图拉的格言，将河流的胳膊和毛发从它的干流上截掉。然后，工业和城市将见效缓慢的毒素引入水域，最终剥夺了河流生态的多样性。

本书追溯了 1815—2000 年莱茵河的生命轨迹（传记）。重点关注河流转变为衰退的生物栖息地的原因和过程，以及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人们企图恢复其原状的努力。整条河流——从瑞士阿尔卑斯山的源头到荷兰的泥泞三角洲——构成本研究课题的主要内容。干流、支流、洪泛区、岛屿和地下水流都是莱茵河的组成部分，还包括河流供养的生物群体。人类是主角，有时他们似乎以河滨国家的代表形象出现：瑞士、奥地利、列支敦士登、德国、法国、比利时、卢森堡和荷兰。人类角色不断变化，工程师、企业家、水利专家、生物学家、渔民、政治家或者外交官，每个群体往往按相同的思路来思考问题，只是时间和地点存在着差异。企业家崇尚河流能促进经济进步，但对环境自由放任；德国的城市规划者与其法国同伴一样，面临着洁净水匮乏的两难境地，瑞士和荷兰渔民则失去了他们赖以存活的生计。

对河流命运的分歧引发了国家间的冲突和战争，最激烈的一次发生在莱茵河左岸的两个省份——阿尔萨斯（Alsace）和洛林（Lorraine）之间的冲突，这也只是个例外。国际河流的思想已经延续了将近 200 年（1945 年以前），尽管有时法国和德国的态度模棱两可。乔治·巴顿（George Patton）将军公开往莱茵河里撒尿，表明他对纳粹德国的蔑视，这对河流的卫生状况当然没有什么影响，可是在巴顿将军生活的时代，数以百万计的欧洲人经常向河里排放生活污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军夜以继日地进行轰炸，这只在短时间内影响了河流里的生命，战争结束时莱茵河桥和港口很快修复如初。但是位于莱茵河地区的煤炭、钢铁和化工工业的持续污染，给河流的生态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口和灾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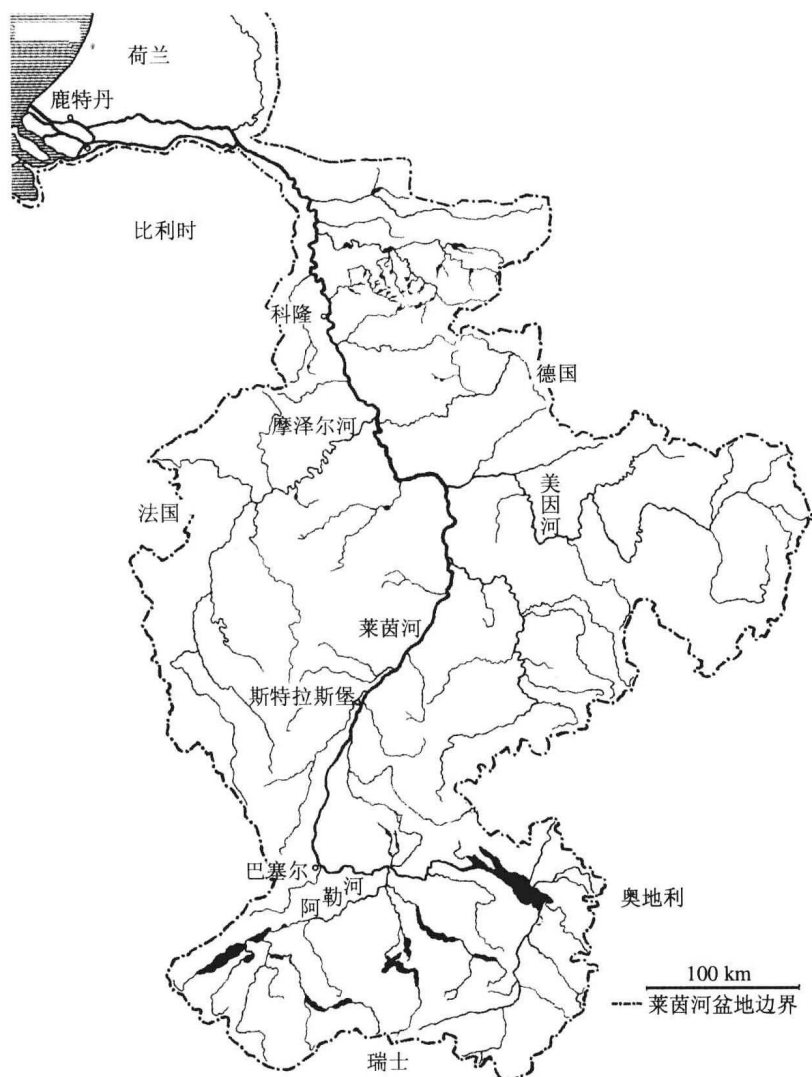


图 1-1 莱茵河盆地

(来源: Wasser-und Schifffahrtsdirektion Duisburg, *Der Rhein: Ausbau*, 35)

凡是熟悉多瑙河、密西西比河、哈德森河 (Hudson)、顿涅茨克 (Donets) 河和其他“工业大河”的人都会发现一条记录主线: 莱茵河委员会表示尽可能全面地管理和控制 (用他们的术语表达, 即“驯服”、“培养”、“改正”、“改进”、“取直”和“改善”) 这条河, 结果他们却陷入长期的消耗战中。当工程师们关

闭里夫特（Rift）山谷洪泛区，努力保护斯特拉斯堡和路德维希港（Ludwigshafen）时，这条河流就开始涌向下游城市科布伦茨市和奈梅亨市（Nijmegen）。人类的愚蠢行为导致了莱茵河中大马哈鱼、西鲱、鲟鱼走向灭绝，而不够美味的斜齿鲃、欧鲃、鲃鱼则大行其道。当工业重金属污染河床时，莱茵河又将它们带入农业灌溉用水。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河滨各国才开始认识到他们的破坏行为，于是投入大量资金用于重新繁殖大马哈鱼，建立洪泛区，清除有毒废物，净化水质，真正开始对 200 年以来的随意妄为的生态灭绝进行修复式补偿。

河流是一个生物实体——它有“生命”和“个性”，因此就应该有“自传”——这与科学和一般的河流概念并不矛盾。河流对我们来说是有生命的——它焦躁不安，喜怒无常，性情多变，有时狂暴，有时安静。河流永远都在活动，承接了大气层中的雨露霜雪，并将它们变为地球水循环的一部分，送回地球上的盆地。引力和阳光为河流注入了能量，使它们成为积极活跃的风景雕刻师。经它们精雕细刻才有了崇山峻岭，经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反复冲刷，岩石才变成了沙砾。河水向下游运送岩石和沉淀物时，冲刷地球表面，就形成广阔的洪泛区。有时，它们还溢出河堤，涌进商店和地下室，如夜间强盗那样制造祸端。

很多描述背离了一个基本常识，即河流将自己的印迹刻入风景，雕刻出奇特瑰异的外观。科学家们使用“幼小”、“成熟”和“衰老”等词语来描写河流的生活周期。“死河”不是指已经干涸的河流，而是不能供养生命的有水河流。河流有“新陈代谢”功能。一百年前，大部分欧洲人仍然相信河流的“自我净化”能力——河流吸收大量毒素和废弃物，并自动消毒的神奇功能——得益于地下岩石和悬崖的物理净化作用。众所周知，实际上河流主要是通过细菌的生物活动来保持清洁。当然，河流实际上是没有生命的，那只是文学想象。但是它们确实携带了用于维持地球上生命的最重要物质——水。它们是物理化学和生物世界的统一体，为鱼、蜗牛、昆虫、鸟、树木和人类提供了生活的空间。理查德·怀特（Richard White）有一句描述哥伦比亚河（Columbia）的名言，用在这里再合适不过了，即每条河流都是一台“有机机器”。³

与其他依赖河流生存的生物一样，人类也要依赖河流生存，河流可以提供丰富的养料和便利的交通。有人类居住的河流比起单纯的储存物质和生物的河流更具内涵，因为河流还是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的场所。不可否认，莱茵

河的历史身份与千万年来人类文化、人类劳动和人类操控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已知的最早河流居民包括海德堡人（Heidelber），他们的名字是以距离第一个挖掘地点最近的莱茵河城市而命名的。还有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s），是依据莱茵河尼安德河谷“Neander”（靠近杜塞尔多夫）命名的，在那里发现了第一个人头盖骨。正是古代凯尔特（Celts）人，将这条河流命名为 Renos，由此派生出后来的各种变异：Rhenus（拉丁文）、Rein（罗马文）、Rhein（德文）、Rhin（法文）、Rijn（荷兰文）、Rhine（英文）。两千多年前罗马人到达这里的时候，莱茵河已经成为人口密集、多种文化融合的盆地。“莱茵河起源于居住在阿尔卑斯山脉的勒庞蒂人（Lepontii）的土地”，尤利乌斯·凯撒（Julius Caesar）在最古老的著名史学论文《高卢战争注释》（*Commentarii de Bello Gallico*）中提到莱茵河，“在迅疾的长河中，它流经的地域辽阔，包括南图阿特（Nantuates）、赫尔维蒂（Helvetii）、塞夸尼（Sequani）、梅狄奥马特里契（Mediomatrics）、特利玻契（Triboci）、特瑞维累（Treveri），它在入海口附近分成几条溪流，形成很多大的岛屿（许多被野蛮的原始部落所占据，据猜测这些部落依靠鱼类和鸟蛋来生存），然后经由多个河口，流进海洋。”⁴

在所有古代文化中，罗马的历史遗迹至今仍历历在目，主要体现在城市名称的文字形式和绿荫掩映下的城镇，如库尔（Chur, Curia Rhaetorum）、巴塞尔（Basel, Basilia）、巴哈拉赫（Bacharach, Brachlara）、美因茨（Mainz, Mogontiacum）、科隆（Cologne, Colonia）以及奈梅亨（Nijmegen, Mogoniacum）。但是“浪漫的莱茵河”仅仅是河流的多种文化层面之一。到中世纪，莱茵河更是以“牧师大街”而闻名，这是对美因茨、科隆和特里尔（Trier）的主教管辖区在神圣罗马帝王选举中的重要性的尊称。16 世纪荷兰人反叛哈布斯堡王朝，莱茵河连接西班牙和荷兰南部（比利时）领地的军需物资供应路线而成为臭名昭著的“西班牙公路”。散落在斯特拉斯堡和科隆市山坡之间的城堡遗迹成为法国和德语语系国家之间战争（三十年战争，路易十四战役、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纪念碑，清晰地划分了欧洲历史阶段。

充满浪漫气息的莱茵河，指的是美因茨和科隆之间的河段，这一河段从风格异异的村庄、梯田似的葡萄园和弯弯曲曲的峡谷中蜿蜒而过，是年代最为久远的景观之一。看似植根于莱茵河暗淡的过去，实际上，它是 17 和 18 世纪荷兰和英国的“生态游客”的发源地。这些游客手中拿着笔记本和画笔进入意大利旅游，他们都受到莱茵河丰富的地形地貌资源的诱惑。他们在鼠塔（Mouse